

毛泽东三进新泉：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打基础

□ 王 松

1929年5月至1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三次进驻福建龙岩的新泉，留下新泉整训锻铸军魂的红色历史足迹。在新泉，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睿智，深刻总结了党和红军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人民军队迈上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征程。

定航向：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命题

从南昌起义到红四军挥师闽西，两年多时间，党和人民军队经历了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红四军在血与火的战争磨砺中，付出巨大牺牲积累了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急需从政治上、理论上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同时，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理论教育，更是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1929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率红四军进驻新泉，针对部分官兵纪律不够明明的情况，毛泽东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6月，毛泽东第二次进驻新泉时，在给党内同志的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命题。他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要从思想路线的高度，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加强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加强党和军队建设。

12月上中旬，毛泽东第三次进驻新泉，组织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训。山区寒冬，雪花纷飞。为搞好政治和军事整训，毛泽东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

驻地之间，召开战士座谈会，分批会见各级指挥员，重点抓了两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红四军党员状况以及怎样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二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克服和纠正这些问题。调查会上，毛泽东亲自提问，亲自做记录，并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他和陈毅一起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再次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红四军官兵们的思想情况，分析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性质和根源，为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创造了条件。

铸军魂：首次提出“绝对的党领导”的建军战略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创造，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6月中旬红四军进驻新泉休整，正是党内领导层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以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历史事实，深刻阐述了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提出“绝对的党领导”这一重要思想，指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毛泽东的精辟论断，后来在中央的“九月来信”中得到肯定，明确指示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毛泽东提出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实际上成为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的指导思想。

在新泉整训中，毛泽东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入理解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一次座谈会上，几位干部反映，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有些人个人享乐主义、流寇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毛泽东将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引导大家结合红四军的发展历史，讨论为什么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改进军队党组织建设，如何发挥党组织作用等问题，最后帮助官兵们统一了思想认识。

严军纪：首次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为新生的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初，红四军挥师闽西，因战争环境恶劣，长期行军打仗，部分官兵纪律一度比较涣散。为维护人民军队的形象、密切军民关系，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一次进驻新泉，在休整期间，组织部队开展纪律教育，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规定。这样，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框架、内容基本形成。此后，红军战士把红军的纪律写在包袱布上，牢记心中，严格执行，从而更好地实践人民军队的宗旨，树立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

毛泽东特别强调，“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朱德充实丰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规定，主持制定红军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维护部队严格纪律提供了基本准则，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纪律意识普遍增强，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辉形象，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五统一”：从整体上提升军政素质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人民军队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在指挥、制度、编制、纪律和训练等重大问题上逐步实现统一和规范。新泉整训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探索并形成军政合训、从难从严等原则，有效提高了部队整体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官兵中开展调查研究，澄清错误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提高干部的军事指挥能力，将全军各级干部编成若干训练队，由纵队司令担任队长。训练队严格训练，军号嘹亮，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敢打必胜的能力和信心。新泉整训有力地促进了闽西地方武装向工农红军正规化的转变。

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并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后来的《古田会议决议》）。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1929年12月底，古田会议成功召开。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创立了我军政治工作一整套方针、原则和制度，成功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古田会议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红军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强调毛泽东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红四军成为全国红军最鲜艳的一面旗帜。

公木是如何写出军歌的

□ 侯 灿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每当歌声响起，人们的脑海中就闪现出人民军队英勇顽强、无坚不摧的形象。激昂澎湃、雄浑壮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能唤起军人的热血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军人不怕牺牲、奋勇向前。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著名诗人公木。

军歌嘹亮响彻红都

公木，又名张松如，原名张永年、张松甫，1910年6月出生于直隶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1928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第一师范职业学校就读，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和河北正定中学教书。1937年抗日烽火传遍全国后，公木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敌后抗日游击队，1938年前往延安，开始他的革命诗人生涯。

公木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延安物质条件艰苦，学员们却毫不畏惧，真正将抗大当作“磨刀石”，努力把自己磨成一把“尖刀”。抗大毕业后，公木进入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教育干事，将满腔热血投入到工作中，向人民大众宣传党的政策。在冰冷的窑洞中昏暗的油灯下，公木也不忘诗歌创作，尽情挥毫泼墨，写就了一篇篇著名诗篇。

在延安，公木结识了作曲家郑律成。一次公木夜晚站岗执勤，有感而发，写下了《子夜岗兵颂》。此诗被郑律成无意间看到，他如获至宝，立刻就给这首诗配了曲。之后郑律成去

找公木，知道公木曾做过游击队员，对前线深有体会，遂向公木提出合作，二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共同携手为八路军谱写军歌。公木深受感动，两人开始合作生涯，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木的诗篇配上了优美的旋律，成为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9年，郑律成向公木提议，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二人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当中。公木连续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快乐的八路军》《骑兵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军民一家》等8首歌词，皆由郑律成谱曲成歌。8首歌共同组成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路军进行曲》。这首歌词词雄浑大气、气势磅礴，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配上郑律成的旋律，一经推出就在抗日军民间广为流传，得到抗日军民的广泛赞誉。1940年，《八路军进行曲》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1941年8月，经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评定，《八路军进行曲》获得了音乐类甲等奖。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将其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每次大型阅兵式，这首歌曲总是响彻云霄，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

“写兵”“兵写”扎根热土

1942年，公木作为八路军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扬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毛泽东握着公木的手说：“好，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

好、要写八路，要唱八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武两个战线”的概念，认为要战胜敌人，不能只靠拿枪的军队，还需要文化的军队，在延安两支军队在此会师。公木既是军队的战士，又是文艺工作者，同属于两支军队，因此感触颇深。

会议上各位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公木也会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写兵”“兵写”的主张，认为作家应当深入军队之中，并培养基层战士投身文艺创作。毛泽东对会议做了总结，主张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鼓励革命文艺家们投身到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的讲话，为公木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从此他始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

1942年，公木调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即使不在军队，他也一直坚持深入人民群众进行创作，从人民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1944年，公木来到陕西省子洲县进行采风，和作曲家刘炽来到子洲县的十里盐湾，他走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创作了诗集《十里盐湾》。公木在此期间还积极收集各种陕北民歌，将《移民歌》作了改编，并重新填词，成为日后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东方红》。1945年抗战胜利，公木随文艺工作团前往东北，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1946年，公木任东北公学党委书记、教育家。1947年，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服务于教育事业，并出版了多部诗集。

英雄赞歌传遍神州

公木不仅在革命战争中创作了大

量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笔耕不辍，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的歌词。

1963年，公木迎来了三位客人，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作曲家刘炽、演员田方，他们希望公木为电影的插曲作词。公木在延安时期曾经与刘炽一同采风，本就是老朋友，其他几人也是公木在延安时期的战友，他们都认为这一重任非公木莫属。

公木也确实不负众望，听了三位主讲讲解剧情，并看了电影的样片后，他文思泉涌，仅用一晚就写出了《英雄赞歌》的歌词。电影《英雄儿女》讲述了志愿军战士王成的英勇事迹，歌曲《英雄赞歌》则完美地展现了王成的英雄形象：“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几句简单的歌词，电影中奋勇杀敌、英勇无畏的王成，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将人民军队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英雄王成与英雄赞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首歌曲一时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2019年6月17日，《英雄赞歌》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同时入选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经历了时间的历练后，公木这两首词作，成为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

1979年之后公木一直在吉林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教授。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终年88岁。

经典战例

胶东保卫战是人民解放战争转折阶段的一场关键战役，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变被动为主动的一场经典反击战例。此役作战地区主要在山东省莱阳、掖县、平度等地，我华野东线兵团历时4个月，以弱勢兵力歼敌约6.3万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彻底粉碎了敌军占领胶东半岛，切断我山东、东北、华北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企图，成为我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标志之一。

运动牵制军机破敌，以战略主动应对敌军图谋。1947年7月，全国各解放区相继进入战略反攻。蒋介石为迅速从山东战场抽身，以便将主力转用其他战场，于8月18日飞抵青岛，研究确定了“胶东会战”方案，制定了进犯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一是由16个旅的主力部队组成“胶东兵团”，企图先取平度、莱阳，后取烟台，逐步将我军围困于胶东半岛加以消灭，并封锁渤海港口；二是安排4个整编师戒备鲁中、鲁南、滨海地区主要点线，由点及面地清剿占领区。

在获悉国民党军进攻胶东的消息后，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保卫胶东的作战方针的指示》，罕见地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要求华东局坚决保卫胶东，以利持久。华野东线兵团为钳制山东之敌、粉碎敌军的“九月攻势”图谋，掩护后方机关向渤海地区转移，决定由许世友率领第九、第十三纵队和胶东地方部队，在胶东地区组织运动防御，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杀伤、消耗敌人，并力求歼敌一部；由谭震林率领第二、第七纵队和独立师、第十师及滨海地方部队在诸城地区作战，威胁进犯胶东之敌侧背。在给敌人以一定损耗并使其相当疲惫之后，第九、第十三纵队转至外线与第二、第七纵队会合，调动敌人回援，于运动中寻机歼敌，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计划。

策应配合歼敌于野，以战术调整粉碎敌军攻势。胶东方向是国民党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两条战线之一。9月1日，敌“胶东兵团”整编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五十四师，分别经由潍县、高密、胶县向东进犯；另以整编第六十四师控制高密、平度附近，相机策应其主力作战。我军方面，东线兵团兵力相较不足，且受制于胶东地域狭窄、气候多变，主力因大雨阻隔而未能集中，打大仗、打大歼灭战风险过高。基于现实考虑，毛泽东指示东线兵团采取“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不打无把握之仗。

按照军委指示，我东线兵团内线部队，以第十纵队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伍配合下节节抗击，西海独立团首先凭借潍河阻击敌整编第八师之先头部队，杀伤其300余人；胶东军区警备团于亭口阻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为主力部队进入阵地赢得了时间。9月6日，敌三路大军齐向平度城发起攻击，激战竟日，数次进攻皆被我军击退，历时5天毙伤敌军1790余人。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在南海分区独立团和民兵配合下，以水沟头为中心构筑工事阻敌东犯，毙伤敌军2500余人。18日，敌整编第八师、第九师进至招远以南的夏店、道头地区，华野东线兵团以一部沿途阻击，以第九纵队反击道头，歼整编第八师第一六六旅一部。在军民的紧密配合下，我军历经半月歼敌14000余人，痛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军原定的进攻部署也被彻底打破。

主动迂回扭转敌后，以战机把握扭转被动局面。在完成阻击、消耗敌人的任务后，我军第九、第十三纵队于22日夜从整编第八、第九师的接合部转入敌后，进入掖县东南的大泽山区。敌军司令员范汉杰错误判断，认定我军战力不足而“节节溃逃”，即令整编第九师、第六十四师围追堵截，其余部队则继续向烟台、蓬莱方向进犯。9月30日，敌军占领烟台，后又占领胶东解放区的10余座城镇，但兵力更加分

反客为主的胶东保卫战

□ 曹 琰

散。与此同时，敌整编第六十四师所属第一五六旅南犯诸城，第六十四师主力和第九师正分别向饮马、亭口前进。

东线兵团敏锐抓住敌军分兵轻进的有利战机，果断发动胶河战役，令第二、第九纵队合力聚歼整编第六十四师主力于胶河以西的饮马地区，以调动进入胶东内地之敌回援，减轻敌对我后方的破坏；令第七纵队、独立师和第十师等部阻击可能经亭口西援之敌整编第九师；第十三纵队先是攻克掖县，歼敌2700余人，又在莱阳曲格庄、东夏格庄等地歼敌3000余人，切断了烟青公路，策应主力作战。此次胶河战役，是我内线兵团在保卫胶东作战中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军8个旅、歼敌9个团、共计1.2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在胶东消灭我军的图谋。

全面反攻追击穷寇，以战势突破促成全局转折。从1947年11月上旬开始，华野东线兵团在胶东战场上全面转入反攻作战，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由莱芝地区北移，迎击国民党第九师，同时部署第十三纵队围歼海阳守敌国民党第五十四师主力，在胶济路东段展开一场追击战。此次胶高追击战，我军共歼敌1万余人，收复了高密、胶县、平度等广大地区，切断胶济路东段，使胶东、滨海、鲁中三区再度连成一体。

考虑到敌方主要兵力部署在青岛至烟台沿海、胶东腹地兵力空虚的情况，11月底，东线兵团决定发起莱阳战役，力求夺取莱阳孤城、歼援敌一部。此役共歼敌17000余人，解放了莱阳城等大片地区。至此，我军已收复胶东大片地区，迫使敌人收缩兵力于青岛至烟台、福山、蓬莱、龙口等几个孤立据点。随后的进攻作战中，胶东地区的基干武装、地方武装、民兵队伍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压缩、围困、封锁敌人盘踞的孤立点线，打击出扰抢掠之敌，国民党军对山东重点进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山东作为全国最大的内线战场也迎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纵观胶东保卫战全过程，我军从游击战、阻击战到反击战、追击战的战术转换，始终坚持因势利导、灵活机变，突出“哪一股敌人好打、就打哪一股敌人”“在哪里歼灭敌人有利、就在哪里歼灭敌人”。而反观兵力雄厚的国民党军，不仅在战略上摇摆不定，兵力调度上也漏洞百出，结果被我军抓住战机、反客为主。胶东战役后，国民党军的图谋被彻底粉碎，军事力量上更加捉襟见肘，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垮台。